

黄泥坪战斗

一九三三年红九军派一连人，由何海洋率领，于阴历八月从马鞍山经石佛到二龙。红军到二龙后就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先后建立起了二龙区苏维埃，九龙、芭蕉等乡苏维埃政府。选出了朱彩如（又名朱才汉）为二龙区苏维埃主席，朱才良为区队长，刘青春为秘书，朱贤斌为区代表。二龙乡主席王德香，九龙乡主席谭定仪，芭蕉乡主席郭礼余；各乡还设有副主席、乡代表、秘书、乡队长以及管财政、管粮食、管裁判的专职人员。

区乡政权建立后红军即动员群众参加游击队、儿童团。二龙的王家宽、朱才三、刘安泽、胡狗娃（即胡家声，现任河北省张家口市市长），九龙的黄兴志、胡重喜、龙神娃等共三百多人参加了游击队、童子团。他们站岗、放哨保卫各级红色政权，筹集粮食支援红军。

正当革命烈火在二龙山区熊熊燃烧之时，土豪头子三河的付俊卿（小名八娃子）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组织起反动民团（团练），自任总指挥，驻长胜、三河一带，周平阶为大队长，驻二龙（大云）一带，黄丕烈、李明成为副大队长，驻文昌一带，聂广生为副指挥，驻九龙一带，并策划统一行动，伺机向红色政权反扑。

一九三三年阴历十月初五日各股反动民团同时行动，向红色政权发起进攻。二龙、九龙、文昌的土豪民团头子周平阶、李明成、黄丕烈、杨纪荣、刘福生、聂广生、高丕成、杨连成、胡四海以及天池的张锡久、谢道轩、谢道树、刘小宜、刘春祥，芭蕉的刘富坤、付

原
书
缺
页

每道门是用墩子木合成，每个寨门只有一条陡险的单人小路，其余四面八方皆悬崖绝壁。因此，远远近近的土豪劣绅带着民团和一些被迫、骗来的老百姓来此扎寨，据险顽抗。

土豪头子聂广生在寨上作民团总指挥官，他是营山县高马乡人，为了组织民团造反，他纠集二龙、九龙、芭蕉、板桥和天池等地的土豪劣绅及其爪牙和一部分受骗的老百姓共四千多人（营山的天池、新店、高马、三星等地的人最多，黄泥坪附近的人少）。他们在山上用晒席一个连一个地搭棚住人，旱地占完又把水田放干搭棚。他们强迫山上的老百姓把四个寨门用大石条堵塞，只留仅一人能挤出的门缝。寨门陡岩边又堆放乱石以作武器，特别是西门（老木柅方向）不但设寨，还要经三道拐的石台阶才能进寨。守此门只需一人，不用刀枪，只用石头打就使人不能上前，因而土豪们以此作为退路，其他各门也派有重兵把守。他们的武器有快枪七八支，土大炮、罐子炮三门，其余尽是明火枪（鸟枪）和刀矛，同时储备了大批装炮用的火药，企图凭险顽抗。

何海洋领导的红军和一部分游击队，在打败盘踞在文昌的王家寨、嘴儿梁、二龙和大雪梁的土豪民团后的第三天起（一九三三年阴历十月十五日），即赶到二龙向黄泥坪发起进攻，各门攻打，先后八次都被石头打退下来。第八次集中力量专攻

进攻李家寨，红军从白天傍晚打到第二天早晨才占领李家寨，随即乘胜追击，当进攻到黄泥坪山咀的脊梁时天就大亮了。寨上民团连

长刘富坤(芭蕉光明三队人)率民团用乱石块、土大炮(碗口大的生铁筒子内装火药、门斗钉)阻击。红军有九人牺牲。不便硬攻，于是撤退到大营梁等待调兵围攻。

第九次打黄泥坪也是最后一次是一九三三年阴历十月二十二日发起总进攻的。当时从营山新店场调来红军三个连的人，连长姓谭(名字待查)，率军从太莲、三星到黄泥坪的南门。他们个个武器精良，人人英勇善战。当地游击队用扎刀、斧头、马刀和砍柴刀投成长柄当武器随后助战。红军和游击队兵分四路，佯攻东北两门以分散敌军兵力，实攻南门，并伏兵西门外(即二龙一带隘口)以截杀败兵。南门守敌民团邓近台(原是土匪)便一支机枪，凭险阻击。攻南门的红军战士刚冲近寨脚就有六人牺牲。战士们前仆后继，冒着粉飞的乱石和弹雨奋勇直上。东西门的红军和游击队也摇旗呐喊向敌发起佯攻。然而顽敌凭借天险，用乱石块、土大炮、罐子炮阻击，红军激战一夜未克。十月二十三日晨，山上山下漫山大雾，红军乘此发起进攻。守南门的邓近台被红军一枪打中右眼，护痛倒地。红军战士一拥而上，守敌仓皇溃逃。土豪劣绅见大势已去，便强逼民团士兵死战。他们则领着亲信和家眷趁浓雾从西门逃到山下躲藏。红军在寨中灵活机动的四面追杀顽敌。敌如群狼无头，乱奔乱窜，红军和游击队乘机呼喊追杀。因大雾漫山，敌不知红军上来了多少，又无指挥，便互相残杀，四散奔逃。山下悬崖丧命者不计其数。只听见寨上炮声、枪声、哭声、杀声、惨叫声此起彼伏。敌尸遍野。当时才十多岁的黄兴均等躲在尖峰梁和九龙寨树丛中的岩洞里。看到西门方面的山脊窄路上往来逃

命的敌群挟持部分老百姓扶老携幼，如出^剪的蚁阵。路窄人多，一连窜一连串被挤下悬崖山岩，有的滚在半^便岩大声呼救，有的滚下无声无息，惨叫声、痛哭声、呼兄唤弟、哭爹喊娘的叫声不绝欲耳。

红军在大雾弥漫中追杀顽敌，有的战士因看不见岩坎的高低，见敌人跳下，也跟着跳下与敌人一同摔死。有的敌军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在烟雾中跳下岩坎，人摔死了而枪刺直立，后面的敌军跳下^竟被枪刺穿死；有的跳岩把树尖、树枝砸断了，后跳下的被穿挂在树尖、树枝上而亡，特别是东门被挤死、^踩死的人不计其数，因东门两边高，中间低。如撮箕形，寨上的人听说红军从南门攻了上来，一部分敌军及其家属子女便抢走东门，因路窄人多，又有大雾，后面看不到前面的出寨与否，便往前挤。前面的被挤倒，后面又涌了上来，人滾滾滾，越倒越多，不少人在门槽内就被挤死压死，除少数人下山逃跑外，大多数被挤死、压死、^跌死和跳岩摔死、互相杀死。南门一个^薄壳^竟敌七百多人，各寨门路边水沟里人血流溢如泉水下流，死尸满山^重叠。有的从西门逃脱下山，在通往九龙场的路上又被红军的伏兵逮住。

红军^二三^三四^三日^晚后^即返回新店，二龙的红军和游击队又驻二龙的大营梁。黄泥坪战斗死亡人数约三千多名，驻守黄泥坪的民团被彻底瓦解，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也有不少伤亡。大云乡、大云梁的红军和游击队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撤离大云，随红军北上。

莫盛祥 屈铸九

~5~

红 军 在 新 政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川东北，仅一月多时间，便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民国二十二年农历七月初三日）解放了^了仪陇。红军续向南部方向追歼溃敌军李炜如部。李炜如将其设在新政军政机关撤退到嘉陵江彼岸河西一带，只留有少数队伍在新政。

农历七月下旬红军已于离新政三十里的柴井乡成立了苏维埃。新政的地下党员程俊夫、程本^同、马尽忠和陈党益等人，便前去迎接。农历八月初一，红军八十一团团长胡忠万，率队来到亮垭子（新政坝·柴井乡交界处）。这时柴井乡苏维埃少先队员赖和全（柴井乡人）在这里站岗放哨。红军问：“前面是什么寨”赖答：“是马头寨，有川军驻守”，（亮垭子至马头寨，四里，马头寨至新政镇六里）。红军猫连长（俗称姓苗的为猫，新政群众只知道叫猫连长，名字不知）便带了二十余人前往攻打，红旗刚抵寨门，猫连长被地瓜手榴弹炸死。红军战士义愤填膺，奋力攻下山寨。后来用滑杆将猫连长的尸体经亮垭子向柴井乡方向抬走。敌军（李炜如部）约一排人从马头寨出发经新政，连夜悄悄逃^了河去。当天晚上红军二三十人由马尽忠等带路，于半夜进新政，未鸣一枪一炮。八月初二，斧头镰刀红旗在三河拐（三合拐是新政街、盐店街、布店街交界处）迎风飘扬。

一、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

红军解放新政后，一面对敌进行军事进攻，一面建立革命政权、

革命武装。

率领红军夜进新政的是吴宗佑，他是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农历八月初三，在东门外张立宪家开会，成立了^第闽^第南^第县^第十六区新政市苏维埃政府，设在今新政区医院门诊部所在地。市苏维埃大门上贴一付对联，上联是：“斧头砍开新世界”，下联是：“镰刀割断旧乾坤”（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毁）。苏维埃初由张开香担任保管和内务工作，随后由何天成任市苏维埃主席，妇女代表是董裁缝之妻。农历八月初五成立了^第闽^第南^第县^第十六区^第区苏维埃（设新政正街鲜级三家）管辖^第市^第、^第乡苏维埃，主席杨开仁（后来在红军转移前夕到闽南^第县的水观音〔今属^第闽中管〕开会病逝，即厚葬于水观音）、妇女代表王仕英。接着成立了^第闽^第南^第县^第十六区新政乡苏维埃，设在东门外白庙子，主席赵子明，妇女代表为东门外何牛贩子之媳何任氏。吴宗佑派张开香到五灵场（今属南部）、五同嘴（现新政银山乡原前进大队）、吴家坝（曾任家岩湾现环山乡地）成立了^第闽^第南^第县^第十六区的三个乡苏维埃，五灵乡苏维埃主席魏润芝；五同嘴乡苏维埃主席×××（姓名查不出）；吴家坝乡苏维埃主席李廷万。苏维埃主席之下设裁判、土地、内务、粮食等委员。

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农历八月初四成立^第闽^第南^第县^第十六区新政工会。工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分担各项任务。设委员长一人，是赵××（打油匠），纠查队长一人，是蒋德贵，负责街上清洁卫生，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群众纠纷；妇女委员是赖××，秘书是程信贵，蒋

德兴负责组织新取街上土、木、石、瓦匠等入工会，后还担任过纠查队长；何仁祥和范廷^廷负责组织各乡苏维埃的工会（有土、木、石匠、^人人员的地方才组织，没有的就不组织）。

与吴宗佑同来的是一位姓李的营政委（名字查不出）。他中等身材，有二十多岁，住在正街“荣兴昌”铺内（现新政区农机站^处）每天都要在街上走几趟。他与吴宗佑积极组织新政地区的赤卫队、独立营、少先队、童子团。革命群众踊跃参加，共^达九百多人。

现就已知资料记叙如下：

（一）赤卫队。区的编制为团，乡的编制为营，营以下依次为连、排，都是二三制。参加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闽^南县十六区赤卫团，下辖三个营。团长龚文政（原以卖担担面^面为业）。第一营营长黄××；第二营营长×××，第三营营长张开香（一九八五年逝世）。所辖的是第七、八、九三个连，第七连连长张开斗，第八连连长曹孔勋，第九连连长×××。这三个营的任务分配，第一、第二^两营轮流驻防鲜店子（今属南部）、平头一带，第三营驻防^防溪、长梁子、花公庙、金石坝（均属今南部县）。

吴家坝赤卫队：营长，朱可桢，副营长，吴显注。第一连连长吴光坤，第二连连长任敬典，第三连连长滑德超。

（二）闽^南县十六区新政独立营（在新政下坝子何家祠^祠原解放大队现名新南村）有二百一十余人。他们协助地方工作。

（三）少先队。闽^南县十六区新政少先队，中队长李太发，队部设盐

新李庄寨。有三个分队。一分队队长程本仁、二分队队长周绍森、三分队队长×××（治房管理豆腐为业）。

少先队的任务，是守城和负责新政一带河防，有时送派人到川决省同南县水观音的革命法庭，并在夜间传达口令。

童子队。同南县十六区新政童子队，队长刘望，队长、队员都住在自己家里。

童子队的任务是在城里站岗放哨，区属各乡都成立了童子队。

当时还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等。

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宣传

吴宗佑经常组织群众二三十人一队，用红被面当旗子，敲锣打鼓，由新政的望水地经小东山脚下，至大官山进沟，一路游行，名曰游河，用以诱惑河西敌军鸣枪放炮，意在消耗敌军弹药。吴宗佑还常把自卫队、少先队、童子队组织起来教他们唱革命歌曲，有一首歌词是：我们红军天下多得很，打一仗，胜一仗，实在有名，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共产党掌权，穷人不为难，努力！努力！努力向前进！向前进，打倒不平等的人，打倒土豪才得解放，创造一个新社会人民享安宁。

区、乡苏维埃还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国民主革命二十项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五) 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等。

(七) 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种归农。

(八) 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

(九)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十) 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区、乡苏维埃有时还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打倒邓锡侯、刘湘、田頌尧！活捉杨森”等口号。

吴宗佑组织石工，在石壁上雕刻革命标语，如“红军朱总司令是仪陇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赤化全川”“赤化全世界”等口号。有些标语，因久经风雨浸蚀，现依稀难辨。但刻在新政雨门口城墙上的标语至今字迹清楚，标语是：“刘湘、杨森、田頌尧、刘存厚是卖国贼，是帝国主义走狗，是杀工农的凶手。工农群众联合起来消灭他们！”^{（此款是）}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

其次是用红、绿色纸张写标语广为张贴。

再次是用很多木牌写上“活捉田頌尧”，“红军不虐待俘虏”，放在河中流向政区。

三、迁运铸币机 制造渡河船

1、李娃如于民国十五、六年在新政开设了造币厂，制造铜元。一九三三年农历八月初六红军将全部铸币机运往通江县的德胜山近处，开厂造钱，活跃苏区经济。在新政北门外住的梁自荣，曾参加运送机

器。后在厂当工人。德胜山除了造印厂还有造枪厂、子弹厂、造针厂（圆形，用废铁造，长寸许，用作土大炮的子弹）、被服厂、石印厂，共有两千多人。

2、组织水、旱木工，在新政王官制造船只，准备渡江。木工杜安全曾亲自参加造船工作。造了二三十只船后，便由赤卫队与镇上的劳工在一个黑夜里，搬运了几只小船放入嘉陵江，如将渡河进攻之状。河西敌军见了惊恐万状，用机关枪、步枪、迫击炮、昼夜不停地射击，消耗大量弹药。农历九月中旬敌于黑夜将船偷走，并在小西门外放火烧房。

四、红军驻镇期间对敌作战情况

红军解放新政后，十分注意攻防战略设施。沿嘉陵江东岸广泛建筑工事，在大、小东山周围亦深挖战壕，树桩上边排列竹块堆放石头，象古时打仗所用滚木礮石一样。从小东山到龙神垭，就设有哨棚十几处。红军营部设在望水垭何纯古家。现还活着的王成书，当时是童子队队员，就在小东山下面站岗放哨。营部里经常只有三个人，每人有枪一支、背包一个，经常出去检查哨所和开会，叫王承书称他们为同志。哨所的人发现了可疑情况和可疑的过往行人都要到营部汇报。

兹将红军在新政期间，对敌作战情况记述如下。

红军解放新政后，蓬安石门坝的恶霸为匪子组织反动团练在帝藏寺企图顽抗。平头的上游观也有地主武装为乱。农历九月初，吴家坝赤卫营长朱可松、副营长吴显柱、第一连连长吴光坤、第二连连长任

敬典、第三连连长蒲德盛。（排长吴显烈留守吴家坝）率部攻打地藏寺与上游观。初次交战，赤卫队伴为退走引敌出追，旋即回军反攻，将乌疤子匪部打退，直赶至地藏寺，乌疤子的匪众多扑河身亡。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赤卫队队员吴显安，谢明德现健在。

蓬安方面的反动团正唐和风，一九三三年九月勾结巨匪唐博安，利用水师张正魁煽惑威胁，集聚落后群众，在蓬安斜溪（现名金溪场）组织“反共扇子队”。又窜到南部鲜店子（离新政三十里）一带纠合反动团正唐鼎臣，利用唐之放牛娃（查不出姓名）化水敬神等迷信伎俩，编造“红军要杀人、抢粮”的谣言煽惑群众，胡说“喝了神水刀砍不进，枪打不入”的鬼话欺骗群众，还利用保甲势力威胁群众。在鲜店子聚集老百姓三百余人，成立“反共扇子队”。于十月十九日由唐博安带扇子队攻打大东山，红军将其驱回斜溪一带，敌新编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把斜溪的扇子队当作替死鬼，帮助发展成员，编成“反共扇子队 蓬南纵队”共有四百余人。由罗部营长杨福宇指定唐鼎臣为“扇子队”队长、唐和风为支队长、田斌武为大队长，唐博安为独立营长，唐树森为副营长，还配给纵队步枪七十支，每支配子弹五十发，枪支除纵队留下三十支外，其余全配给支队、大队和独立营使用，无枪匪徒均带刀矛，并规定每人拿扇子一把，带竹筒一个（以包谷心塞口）内装神水，临战时每人喝神水后出发。他们窜就在鲜店子、五里庙一带，企图攻大东山。这些匪徒所至处奸淫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红军军长何畏，带十余人，个个骑战马，携短枪，威风凛凛，

英气勃勃。来到新政。在工会夜宿，他们于第二天到鲜店子打垮扇子队后，回到新政在工会休息片刻即行离去。

一九三三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拂晓，国民党二十九军第一路司令李炜如指挥其先遣司令谭习珍、后备司令宁相齐的队伍，由平头方向来犯。正在龙神迎寒包坟站岗放哨的少先队员吴显安（尚在）、吴显孝为敌所擒。敌人将他俩捆绑起来，走到马桑梁将吴显孝杀了，行至给孤寺，张海清之妻唐氏看见了，她说：“他（吴显安）是老百姓，与红军无关”愿担保，川军将吴显安放了（吴显安回家后，又参加了赤卫队，继续对敌战斗）。

谭、宁两部向小东山进犯。据王承书（当时童子队）回忆说，谭宁的队伍约三连人，先将红军沿途的哨棚，用火焚毁，便向小东山进攻。第一次冲锋，被山上红军用滚木礮石打伤了三十余人，始终攻不上去。

李炜如驻在河西的部队，隔河相望，见小东山已经打响迫不及待地出兵一团人。由沪子溪渡河，先在新政城外，用机枪、步枪，射击约二十分钟，越过新政与谭、宁的部队配合直攻大东山，并在大东山下季家沟部署了队伍。小东山的红军只有三人，见此情况，便退至大东山。农民李太海当时目睹这场战争的始末。据他回忆：大东山红军只有二十余人，川军人数超过红军几十倍。在小东山梁与鱼骨梁一线，川军用机枪迫击炮疯狂进攻。红军老是不作声，等川军接近工事，才一齐开枪，川军就如倒麻杆一样垮将下来。川军就这样爬上去垮下来，

再爬上去又垮下来，打了一天不曾靠近寨门。

当夜川军组织“敢死队”，每人发银元一块，用竹梯从西寨门攻入大东山。红军从东寨门向观音庵方向转移，只有一位司号连人带马，摔于崖下，人马一同牺牲。川军在大东山把老百姓马登连之妻杀死在窑窖里，马登仁之妻亦遭杀害。

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凌晨，李炜如部从大东山回攻新政，将东门、南门外街房焚烧之后，就在地面上向城内开枪射击。这时新政城内只有少数（本地）游击队和自卫队、少先队、童子队成员巡街守城。每两个人守四个城垛子。当时守城的江开洪回忆说：炮声隆隆，枪弹如雨，从天刚亮起一直打了两三个钟头，红军游击队才打开大北门向老人沟方向转移。李炜如先遣队队长马骥北、参谋杨继初率部跟踪追击。到了楠木寺，红军八十一团第一营营长指挥红军反击敌军，杀死马骥北，缴获枪支三十余支。新政地区的红军是根据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战略而转移的。至一九三四年三月，驻扎在马桑坝一带的少部分游击队也将离去，穷苦人民依依难舍。游击队教唱了一首歌曲：“敌在打来我在退，我们还是游击队，父老乡亲莫掉泪，八月十五要相会。”当时李炜如在新政城内，城郊也驻重兵，扇子队的头领唐鼎臣，驻在大东山，红军作为追击，随即转移。

杨平章 供稿

大管坡战斗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红九军通知七区〔日兴〕高甲乡苏维埃办粮、^{搭哨棚、}柴草、^{接受任务后}筑工事。乡苏维埃组织了三十六人，在红军指导下办粮、砍柴、守哨。当时女的八人，如杨汪氏、罗郑氏等，男的有刘进润、罗开俊等，日夜在乡苏维埃把米办好，同柴草^{一起}送到大管坡上塆。红军连部（住刘怀畅大院），再转送到古楼寨上红军营部，又由营部转送到三圣庙背后陈家大院红军团部。因古楼地势最高，是直接保护县城的堡垒。三圣庙筑有工事，是大管坡的前哨，大管坡后面魏家嘴设有岗哨由罗开相等轮流看守和运物资，古楼寨侧边的岗哨由杨贵昌等轮流看守，到冬月二十五日，川军罗泽洲分兵两路进攻大管坡，第一路天未亮就从日兴祖师庙当梁攻上三道坎，天刚发白敌人就攻到了古楼寨半山腰。我红军战士掷下三枚手榴弹，打死川军五人，^{敌狼狽而逃}重伤七人，罗泽洲见此失败速令集中火力攻取大管坡。二十五日，二十时，

川军在梓潼庙嘴上用迫击炮轰大管坡上塆，刘怀畅院子住的红军连队，第一发炮弹飞到院子后山半里的干堰塘，第二炮炮弹落在后面柴山坡，第三炮炮弹落在院子前面地坎下。敌见炮轰后我红军未有动静，便峰岭上攻，将到大管坡梁上时红军两边伏兵齐出，打死川军五人，伤十一人，敌受阻急用迫击炮，射击红军至高点三圣庙，一炮打掉庙左边爪角，二炮炮弹落在了三圣庙背后陈家院子当门水田，

此时红军团部士兵镇静沉着，三炮炮弹落在三圣庙下面中塆未爆炸，红军团部见敌火力太猛，叫前队从大管坡撤到松包梁有利地势待敌。当

川军进入我伏击地时，红军突然从松林攻打出来，两军近战。川军死二十八人，伤三十多人；红军花连长英勇牺牲，其战士牺牲十五人。川军想夺三圣庙，刚攻到庙下面，红军团部派兵从三圣庙右边冲出，迎头痛击敌军，敌见势不妙，速崩下中塘，大多扑入冬水田。这次又打死川军十七人，打伤二十余人，水田染红。红军死七人伤三人。敌军一直退下松包梁下面双土地垭口隐蔽地准备休息吃午饭。古楼寨上的红军见到对门双土地川军疲困休息等待午饭，速命两排战士，包周双土地。当川军端碗吃饭时，红军战士举枪猛击，当场打死川军四十余人，尸横垭口，伤十多人，残敌退下大营坡。二十五日下午，红军将花连长和牺牲的战士，抬到三圣庙南面胥克明家左边菜园安葬，花连长装胥家现成棺木，战士用楼板、门板做成匣子，挨次列成坟墓。二十五日夜，红军离开古楼三圣一带阵地，前往川陕省城（巴中城），留一连守古庙垭上面海溪弯要路，掩护红军撤退。二十六日早晨，川军从大营坡上三圣庙，未见到红军，探问老百姓时均说不见有红军，便放心前进。一到古庙垭，红军从两边夹攻，川军猛退死亡三人，受伤五人，红军仍然不追，当夜离开此地，直驱川陕省城——巴中。

罗锦章

杨政委只枪退敌

一九三三年冬月初七，红九军一部从闽中水观^中转移至仪陇来苏鼓楼山驻扎待命。蒋军师长曾南夫调集一个排三十多人组成的敢死队向我军古楼山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红军营政委杨××（名字记不准确）带领一名战士奔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刚到半山腰的毛狗^垭就和敌人相遇，三十多名敌人从正面冲来。杨政委临危不惧面对枪林弹雨机智沉着，和战士伏在大石包后面用仅有的一支步枪还击。“叭”一颗复仇的子弹冲出枪膛，匪军排长应声倒地，敌军阵脚大乱，残敌高叫：“王排长阵亡了！”随后一起望风而逃。杨政委和红军战士冲出阵地又打死了几名敌军，缴获手枪一支、手榴弹四枚、子弹一袋。第二天杨政委和营长朱应阶带领部队向老木^垭转移，去迎接新的战斗。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红军只枪大战鼓楼山”杨政委英勇杀敌的故事。

来苏乡 朱明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